

論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塞荷之「第三者」 概念及其教育哲學意涵*

許宏儒

法國盧昂大學CIVIIC教育學研究中心
hsupascal@hotmail.com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法蘭西學術院院士Michel Serres（米歇爾·塞荷）的教育哲學思想當中，關於「第三者」（le tiers）的概念。在塞荷的哲學理論中，第三者又被稱作「被排除者」、「寄生蟲」、「Hermès」。然而，這個第三者、干擾者、擾亂者、中介者、交換訊息者、轉譯者，甚或可以說是一「混種者」，最是能夠交融各種事物、轉化自身與各種事物。如同當代法國哲學理論所重視的逾越性，其教育哲學揭示人的混種、逾越、交融、中介、轉化。教育使教師與學生進入了交融與中介之第三處。此時教師與學生已經不是原來的人，而是第三者。

關鍵詞：Michel Serres（塞荷）、Hermès、被排除者、寄生蟲、第三者

* 在此特別感謝三位審查者對於拙文寶貴的意見，以及 Serres 先生家中的款待與對話。

A Study on ‘the third’ in French Philosopher Michel Serre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Hung-ju HSU

Laboratory of Sciences of Education CIVIIC University of Rouen France
hsupascal@hotmail.com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le tiers (the third)’ in French Academician Michel Serre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n his philosophy, ‘the third’ is also named ‘the excluder’, ‘the parasite’, and ‘Hermès’. However, ‘the third’, also known as ‘the interrupter’, ‘the disturber’, ‘the mediator’, ‘message exchanger’, ‘translator’, or even ‘the hybrid’, who is capable of incorporating of all kinds of things and of integrating himself or herself into everything. 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 it is revealed from ‘the third’ that Serre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dicates the hybride, transgression, fusion, intermediary, and transformati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ter into the third place of fusion and intermediary. Thus, they are not as they were but the third person.

Keywords: Michel Serres, Hermès, excluder, parasite, the third.

壹、前言

本文探討當代法國著名的哲學家Michel Serres（以下簡稱塞荷）的「第三者」(le tiers) 哲學概念及其教育意涵。塞荷最為著名的教育哲學專著，即《博學的第三者》(Le tiers instruit, 1991) 其英譯本為《知識的吟遊者》(The troubadour of knowledge, 1997)。塞荷在這本教育哲學著作當中，以寫作誕生了一個新生兒，稱作「博學的第三者」。這名新生兒的另一個名字，叫做「吟遊者」(troubadour)。「吟遊者」這個概念，為法國學術界帶來了一種充滿想像的教育人類學圖像，其中的教育蘊意在於漂流、去執、尋渡與愛。這個吟遊者，不斷地遨遊在各種知識場景與各種人類境遇中，不斷地越界、轉化與領略異地風光。他在冒險中學習到了事物、他在漂流中承受苦難、他在受苦中懂得節制並且能愛，因而他以愛尋覓著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與通道，也就是能「尋渡」(seeking passage)。進而，他能創造。而吟遊者也意味著一種無限可能的教育人類學的圖像，這意味著他也將投向於大自然、投向於萬事萬物，遁入其中，與其交融，成為一「明日之人」，因而進一步成為教育美學的無限想像 (Serres, 1991, 2000)。

筆者曾對上述塞荷的教育哲學思想撰寫過「吟遊者：Michel Serres的教育思想初探」(許宏儒, 2011)。但事實上，「吟遊者」就是塞荷的「第三者」思想的發展與轉化。這篇文章對於塞荷的教育哲學中最为原初的思想「第三者」，尚沒有深入討論與分析。本文的目的即從此處出發，以將塞荷的教育哲學思想作一更為完整的分析。在教育當中，我們往往重視的是主體（第一者）與他者（第二者）之間的關係，如師生關係、學生與學生間的關係，家長與學生之間的關係等等。但這樣的架構基本上已然區分了主體與客體的差別，預設一個充滿智慧或是知識的主體，以及一名等待受教育的客體。但塞荷從更為根本之處出發，他認為，每個人都是第一者與第二者間的第三者，也就是處於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中介者。倘若我們追溯塞荷早期的哲學理路，直到其教育學著述《博學的第三者》，及其後來的各個著作¹，事實上，「第三者」這個概念均貫穿於其中，並為塞荷最重要的哲學核心概念之一。第三者是建立在「兩者間」

¹ 如《橋的藝術：造橋人》(L'Art des ponts: homo pontifex, 2006b)、《人文主義敘述》(Récits d'humanisme, 2006a)、《何謂人類》(Qu'est-ce que l'humain? 2003)、《熾熱》(L'Incandescent, 2003)、《人類場景》(Hominescence, 2001)、《重返自然契約》(Retour au contrat naturel, 2000)、《地圖集》(Atlas, 1994a)、《自然契約》(le contrat naturel, 1990)。

(entre-deux) 的交合與轉化，開展成為第三者。事實上，他原先扮演的是「被排除者」(l' exclu) 的角色：他製造噪音、擾亂穩定的系統，必須被加以排除：「企圖去排除噪音，同時也是對於知識型式成功的理解狀態和溝通狀態」(Serres, 1969, p. 43)。也就是說，我們企圖排除雙方面溝通時所產生的干擾噪音，以利溝通進行。被排除者事實上就是「第三者」。他被認為是擾亂兩方之間交相互動的因素，因此必須被排除。但是，塞荷賦予第三者極為重要的角色，他的化身是：擾亂宿主但也轉化宿主的「寄生蟲」(le parasite)；是傳遞上天的訊息，然而並非以直線式的轉譯，而是在傳遞過程中更改、擾亂、轉變甚至是偷盜與欺瞞訊息的古代訊息之神「荷米斯」(Hermès)。總而言之，他是個混種之人、是名混血兒、是中介者、干擾者、轉譯者、交融者、遨遊者、流浪者、漂流者、冒險者、造橋者。塞荷認為，就是這種干擾與擾亂，使得意義不斷的更新；就是這個第三者，使得主體與他者，得以重新轉化融合；就是這個第三者，由於在各種溝通關係、各種知識領域、各種意義中間扮演傳遞者與轉譯者的角色，所以他能跨學科、跨意義、跨領域、跨越主體與他者之間，不斷地吸收四面八方來的各種意義與資訊，並從身體到心靈內在開始交雜融合，因而可稱之為「博學的第三者」。

塞荷指出，第三者，因為常常被視作為干擾物質，經常被加以排除。然而，這個干擾者、擾亂者、攪和者、中間者、傳遞與交換訊息的中介者、轉譯者，卻最有著能夠交融各種事物，與轉化自身及各種事物的能量。本文即從塞荷的最根本的哲學概念「第三者」出發，探討其中所蘊含的教育哲學蘊意。

貳、生平與第三者的理論緣起

一、生平

塞荷為法蘭西學術院 (L' Académie française²)³ 的院士 (fauteuil⁴)。他是一名

² 這個字在這裡應是指稱法語，但若是直接翻譯成法語學術院，則會忽略它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對於法國藝術文化的支持。可詳見註解二。

³ 這個學術院在國內與另一個較為人熟知的、Foucault 在四十三歲時被選為教授的 Collège de France 同樣被翻譯為「法蘭西學院」(法漢字典亦是如此)。但兩者有所不同。法蘭西學院為一研究與教學之機構，但不是一般的教育機構，也不授予任何學位。其中的教授定期將其研究公開講演，也不限聽眾為何人，是法國十分獨特的研究與教育機構。Collège 與 Académie 在法文都可稱為學院，研究者之所以區分二者的翻譯，是因為

哲學家、數學家、科學史學家、文學家、登山家。1930年9月1日出生於法國西南方小鎮Agen的一個海軍農家。在法國西南部大城波爾多蒙田高中畢業後，因為父親是海軍，以及因為家境的關係，1947年到1949年，他在高等學院先修班修習課程，準備進入法國海軍軍官學校。他於1949年成功考取法國的海軍軍官學校就讀。不過因為他愛好和平，不喜歡戰爭與暴力的個性，他放棄了在這裡的軍職，重新為自己的學習進行定位。而後，他進入Louis-le-Grand高中的高等學院先修班，準備法國高等師範學院⁵的入學考。1950年，他取得了數學學士文憑。而後他在1952年考入了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就讀。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求學期間，他獲得古典文學學士文憑與哲學學士文憑。1954年，在Bachelard的指導下，他以「Bourbaki代數學方法與古典數學方法之差異」為研究題目，完成了高等研究文憑。他也考取了中學教師文憑⁶，並在1955年通過了法國的高等學校哲學教師資格考，正式具有於在大學教授哲學的資格文憑。不過，他並沒有馬上投入大學教學與研究的工作，在1956年到1958年間，他進入法國國家海軍部服役，擔任多艘軍艦的軍官。在1968年，塞荷以一本《Leibniz的系統和其數學模型》⁷取得國家博士學位。同年，受他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同學傅柯的邀請，塞荷在巴黎的Vincennes大學任教，也在外省的Clermont-Ferrand大學教學，與傅柯成為同事。當時的傅柯正在撰寫《詞與物》⁸這本書，塞荷與他時常一同研究其中的議題，尤其是塞荷所擅長的自然科學的部分。不過，因為研究旨趣不同，他與傅柯沒有繼續合作。之後，塞荷進入巴黎的索邦大學擔任科學史教授，並也在美國、加拿大、巴西等地任教。由1984年開始迄今，他每年春天與秋天固定會在美國的Stanford大學的法文與義

法蘭西學院負有教學工作，故將翻譯為「學院」，而法蘭西學術院並無教學之實，故翻譯為「學術院」。法蘭西學術院為法國學術地位十分高的學術機構之一（法國並無什麼大學或研究機構的排名，故它與法蘭西學院一樣是屬於重要的學術組織），建於西元 1635 年。它的目的有兩個，一個在於研究法語，並編纂字典；另一個則為支持文學、藝術等活動。法國投入極大的心力來研究與維護法語，並精細的定義每一個法語字，如英文外來語的軟體（software），法語也要透過這個學術院來精確的譯為「logiciel」。隨身聽（walkman），法語翻譯為「baladeur」。不過，e-mail 這個外來語雖被翻譯為「courrier électronique」，但因為念起來繁複，所以 e-mail 還是被廣為使用。

⁴ 該學院目前有七百一十名成員，但只有四十名院士，每個院士都有一個有數字的座位（數字並不代表順序或是高低之分），其地位十分崇高，並為編纂字典的主要負責人。要成為院士的資格條件十分嚴格，有一連串的審查與投票機制，而只有當一個座位的院士死亡後，候選院士才有機會經過審查而被選上。Michel Serres 於 1990 年獲選為院士，其座位為 18。另外如結構主義大師 Lévi-Strauss 於 1973 年獲選為院士，其座位為 29。

⁵ 國內較為熟知的 Michel Foucault、Louis Althusser、Raymond Aron、Pierre Bourdieu、Émile Durkheim、Jacques Derrida 也畢業於此。

⁶ Certificat d'aptitude au professorat de l'enseignement du second degré

⁷ Le Système de Leibniz et ses modèles mathématiques

⁸ les mots et les choses

大利文系講學。也曾多次擔任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入學考的命題委員。1990年3月29日，塞荷被選為法蘭西學術院的院士。1996年，他從巴黎的索邦大學退休。

二、「第三者」的思想脈絡

若是按照界線分明的學科定義，是很難給予塞荷的思想予以明確的定位。只能說他是處在各種領域之間的「中介」之處，但這中介之處是動態的，有著企圖轉化各個領域的動力。他本身同時擁有希臘與拉丁古典研究學位以及兩個數學學位，但是，他的寫作、著述、思想與概念，卻又遨遊在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即便是他的哲學思想，也很難看出是純屬於哲學領域的論述（Zembylas, 2002, p. 481）。「塞荷的理論無學科疆界，他酷愛自由思想」（Zembylas, 2002, p. 482）。塞荷的寫作風格是隱喻式的。他沒有明顯的引用或堆砌他人的文獻，而是以隱喻的方式，在行文中間接的指涉某些人的概念或是理論，然而大多時候他都遨遊在各個理論之間。事實上，塞荷本人反對傳統學院寫作的方式（Serres, 1994b, p. 122）。

然而，塞荷所走的另類道路「帶來一種激烈的扭轉，使得科學理論和文學以及哲學理論能到達一種同時發生的地步，而沒有削弱它們各自的模式中，那使人信服的力量」（Assad, 1999, pp. 1-2）。換言之，塞荷的遨遊性思考與寫作，並沒有讓他的理論與思想顯得膚淺且空洞。這種思考與寫作方式，反而讓他走出一條十分另類的道路。而塞荷這種自由思想與寫作風格，使得塞荷與當代法國哲學思想與哲學家的理論十分的不同。在Vincent Descombes的《現代法國哲學》⁹一書中，談論法國戰後的哲學，尤其是關於同一（主體）與他者（Le Même et l' autre）的問題。而塞荷的名字便出現在這當中（Descombes, 1980, pp. 85-92）。但是：

塞荷展現出來的是遠離這種漩渦的靈魂，但不是一個持全然反對意見的觀察家，他在一個集合所有事物的場域中活動，十分的不同於和他同時代的學者，這個場域與其說是學科，毋寧說是種結合，以及在哲學與科學之間的轉換。（Yates, 2005, p. 195）

當代法國主要聚焦談的是「主體」證成與解構概念。但是塞荷的理論與思想所顯現出來的，既非高舉主體的絕對正當性，也非絕對地要解構主體。許多學者試圖想由

⁹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1980

塞荷與其同時代的學者之間的關係來定位他，但又「因為塞荷沒有談論到馬克思與黑格爾，而是談論數學¹⁰，那麼就很難以其與同時代的人之間的關係來定位他」(Yates, 2005, p. 195)。塞荷不適應於當時法國學術界的道路（現象學和馬克思主義），即便這條道路如同高速公路般，可以使得學者很快的進入法國學術界最核心的圈子當中¹¹ (Yates, 2005, p. 195)。塞荷的理論旨趣在於融合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然而在他的那個時代，教他知識論的老師卻無法融合這兩者，甚至是鄙視所謂的自然科學 (Serres, 1994b, p. 20)。所以，塞荷無法找出自己是師承哪一位思想家或是承襲那一個學派 (Serres, 1991, p. 207)。他認為：「我沒有責任要接受這其中任何一個人或是任何一個教派」(Serres, 1991, p. 207)。因為他拒絕這種用來宣揚的後設語言。所以，他的研究方法是「一些」而非「一種」方法 (Serres, 1994b, p. 167)。塞荷的思考是，沒有什麼是人們必須要遵守的普遍方法。但是，他並沒有鄙棄他所就讀過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而是認為他在這所學校所受的學術訓練，讓他成為一名自學者：「我變成了一個自學者。師範學院最為人不知的榮耀就是……它保存著能形成獨立研究之人，因為它接受並保護那些拒絕走高速公路的人」(Serres, 1994b, p. 21)。的確，乘著高速公路（各家學派）的確是一條安全且快速的道路，但是，塞荷他說：

我們必須瞭解柏拉圖、康德、黑格爾、胡賽爾和其他人。的確，我同意，必須要嚴謹的學習與瞭解他們。但是教學的目的就是停止教學¹²；重複的目的是為了要釋放它與重複的關係；重複的最終意義就是終止重複……我已經花了很多的功夫研讀萊布尼茲、笛卡兒、Lucretia¹³、尼采或是康德的著作，我相信我能夠靠自己獲得自由的思考。(Serres, 1994b, p. 38)

法國在戰後時代的思想，大量的吸收與探討上述有關德國幾名重要的哲學家，以

¹⁰ Serres 的博士論文寫的是《Leibniz 的系統和其數學模型》(Le Système de Leibniz et ses modèles mathématiques, 1968)。

¹¹ 無論是 Sartre、Foucault、Deleuze、Bourdieu，更不用說是走海德格路線的 Derrida，他們都直接或間接承認受到了馬克思或是海德格的影響，或是在他們的思想中，都可以看到這兩位哲學家的影子。

¹² le but de l'enseignement est la cessation de l'enseignement

¹³ 羅馬詩人與哲學家，約西元前(98-55)。著有《物性論》(De rerum natura)。

及古代哲學家等人。當時法國哲學的各家各派從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汲取汁液¹⁴（高宣揚，2003，頁10-11）。塞荷當時所處的時代氛圍，要修習與談論哲學，就必須從這些學者開始。但是，他認為，老師教導學生各家各派的理論，目的就是要讓學生在其中能獲得養分，內化知識，並且，最終是要從這些知識當中跳脫，成為能獨立思考的人。我們還是必須要先分析影響塞荷的幾個關鍵思想。

事實上，塞荷早先是一名數學家，後來是一名融合與遨遊各個學科的哲學家（或毋寧說是思想家）。他早先受到傳統的科學教育所洗禮，而後他經歷了40年代時，革命的科學觀念誕生的時代，也就是訊息理論（information theory）的發展及「熵」（Shannon entropy）的概念的出現¹⁵。而後，他開始轉向哲學。在《闡明：與Bruno Latour的五個對話》¹⁶一書中，他描述了他學術上個人的三個轉變。

第一，在Bachelard¹⁷的影響下，他學習古典科學，並從事數學的現代性概念。而他在數學上所接受到的革命性的觀念轉變，以及同時身為科學家、文學家與哲學家身份的Bachelard所影響，使得他勇於以新的方式來思考問題。他說：

我變得對其它領域相似的轉變情況十分地敏感—因此我很快就同意……物理學中的訊息理論¹⁸，和之後氣象學所處理的騷亂問題、滲透、失序和混沌問題。因為我轉換了關注點，這些對我來說就如同代數方法的革命一樣的重要。物理學在改變，所顯露出的是一個新的外邊的世界。在幾何學中不規則曲線和奇特吸引子¹⁹被提出來之後，你不再像往常一樣感覺到同樣的風，不再看到同樣的波浪和海岸。（Serres, 1994b, pp. 23-24）

¹⁴ 根據高宣揚的論述，當時的法國學術氛圍大量吸收了德國 3H（Hegel, Husserl, Heidegger）以及尼采、馬克思、佛洛伊德等人的思想。

¹⁵ 信息理論（information theory）的發展及「熵」（Shannon entropy）的概念的出現。「熵」意味著系統的不確定性與混亂。汪上曉（2004）指出：

系統可能存在的對應微觀分子運動狀態數目越多，「熵」就越大。系統可能存在的對應微觀分子運動狀態數目越多，表示我們對系統的詳細狀態越不確定，所以「熵」往往被視為亂度或不確定度的測量。（頁 36）

汪上曉（2004）。資訊與熵。《科學發展》，377，34-37。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¹⁶ Serres, M. (1994b). *Eclaircissements. Cinq entretiens avec Bruno Latour*. Paris, France: Francois Bourin.

¹⁷ 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法國科學家、文學家與哲學家。

¹⁸ 指訊息理論的「熵」現象。

¹⁹ *les attracteurs étrange*。指系統內有一個或多個隱藏的規準或原則，這個因素作為原則，會影響系統的運作，甚至演變為混沌不明的系統組織與運作。

塞荷並不將幾何學中的奇特吸引子用數學的方式呈現出來。在他的《萬物本源》一書中，他用大海、用喧囂、用噪音來比喻這個奇特吸引子可能是個暫時性能量蓄積而發的波浪或漩渦，它走向未知之處，如擾亂系統的物質，可能使系統更生抑或消失。

第二個影響塞荷的轉變是物理世界。他從古典物理學走向了量子（quantum）物理，並且受到資訊理論的革命與變化所影響。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的化學教授Gilbert Newton Lewis²⁰便指出，「熵的增加意味著資訊的流失」（轉引自汪上曉，2004，頁37）而從這裡，塞荷開始理解到生活世界當中的事物「同時是真實的物理學和哲學」，尤其是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不確定性、噪聲與喧囂，讓他開始思考以往在科學以及在哲學當中所謂的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

第三個影響是Jacques Monod²¹的《偶然性與必然性》²²一書。Monod他認為「人類最終知道他是孤獨的在宇宙冷漠的無邊無際之中，他偶然地從中產生出來。他的命運、他的使命並沒有早已經被銘刻在某處」（Monod, 1970, p. 197）。換言之，從基因科學來探究生命，終究會領略與感嘆到生命的無常與變化，並且感受到偶然就是生命發光與創生的動力：

而後毫無疑問的只有偶然性是生物圈中一切新穎性的泉源。純粹的偶然性，只有偶然性是一切不可思議的造化結構的泉源：這種現代生物學的核心意義不再是種假設。它是唯一可以想像的，如同觀察與經驗的事實般能夠相容。（Monod, 1970, p. 148）

塞荷指出他「隨著這種變動的生活而生」（Serres, 1994b, p. 26）。他認為這三個知識的革命促使他型塑一種新的哲學觀，這種哲學是在一般的課程之外的、是在一般被稱之為主流文化之外的思維方式（Serres, 1994b, p. 13）。當然，他也並非只有信奉「偶然性」²³，而是因為，「偶然性」讓他知道了科學並非是萬能的。他告訴我們：「因為十分確實的理由，我離開了科學並且來到了哲學」（Serres, 1994b, p. 29）這個理由在於，塞荷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這兩次世界大戰讓他看到了科學

²⁰ 1875~1946

²¹ Jacques Monod 是法國研究基因與分子生物學的先驅，也是個社會主義者，他因發現基因轉譯的機制而獲得諾貝爾獎。

²² *Le Hasard et la nécessité*, 1970.

²³ 他也接受所謂的普遍性。只不過，他所意欲的是，普遍性與偶然性的相互融合。這在之後的第四章將會談到。

毫無節制的殘害人類：「大規模的砲擊、集中營、戰爭與犯罪，這些絕望與苦難壓迫了我們的童年，讓我們對於身為人類感到羞愧」(Serres, 1991, p. 240)。塞荷比喻，這種人殺害人的現象，如同對其族群十分忠誠的狼，竟開始殺害狼一樣(Serres, 1991, p. 204)。科學的蓬勃發展竟然使得人類開始殘害人類。塞荷在其生長與求學過程中，儘管受的是科學教育，但是面對這種人類殘害人類的悲劇與苦難，塞荷不禁感到憤怒(Serres, 2000, pp. 10-11)。塞荷問道，難道這些科學家從未學過哲學或是倫理學嗎？這些所謂的菁英知識份子，不斷地在科學上競逐，改良武力裝備，但是，當他們丟下原子彈時，他們是在展示其研究成果，還是在摧毀與他們一樣同是地球上的同伴呢？這些戰爭、殘害、壓迫的人類殘殺人類的境況，讓塞荷開始疑惑了(Serres, 1991, p. 230)。在戰爭中，塞荷開始問：善在哪裡？為什麼致力為人類福祉而努力的科學研究，竟然是摧毀人類幸福的元凶呢？塞荷開始思考一種關於愛與善、但是又不會鄙棄其他的學科的思想，所以他來到了哲學(Serres, 1991, pp. 188-189)。塞荷喜歡哲學，是因為哲學負載著愛的語言。這種愛的語言不僅深入至人世間，更能審慎節度。質言之，塞荷所喜歡的哲學，毋寧是他自己所建構的哲學。這種哲學深入但卻不過度，熱切但卻不濫情。他小心翼翼的在審慎節制中，建構其哲學(Serres, 1991, pp. 189-190)。塞荷所希望的哲學，是一種能自我節制(se retenir)²⁴並富含道德行為的哲學(Serres, 1991, p. 189)。更且，塞荷仔細的建構一個不盲目追隨崇拜而能不斷地位移的、一種「出走」的(exode)哲學。(Serres, 1991, pp. 207-208)。塞荷的哲學是種「出走」的哲學。「出走」、「離家出走」，這意味著去除我執與偏見。換言之，他的哲學不僅是一種不斷離開自己所屬的學科領域的哲學，更是一種創造的哲學。Zembylas指出，塞荷的哲學觀指明，「哲學的功能就是去創造創造的狀態」(Zembylas, 2002, p. 487)。

哲學要創造，就得遊歷(Serres, 1997, p. 20)。遊歷的目的是為了領略異地風光、是為了學習不同的視野來探究事物。塞荷認為哲學必須是一種異質聲音的語言。既然要有著異質的語言，那就意味著哲學沒有固定的棲居地(Serres, 1991, p. 155)。這種流浪要體會的是他者、他處的生活甚而是苦痛，要遊歷遨翔在各個知識之中，即便這種哲學是被排除在既有的哲學或是學科定義與疆界之外：「假使哲學……作為充

²⁴ 這個字在法文來說是「抑制」的意思。但翻成「抑制」，會與 Serres 書中的上下文無法產生連結。故進而引伸為節制。

滿愛的學者……他將追求神話與宗教，以及科技與科學以作為他的依靠，成為了被排除的第三者²⁵。就在這一天，即將再冒險」(Serres, 1991, p. 136)。既然塞荷甘冒被既有傳統知識與學科疆界排除在外的危險，他甘願做一名既非此亦非彼的第三者（也就是既非純自然科學家亦非純人文科學家），那麼，這就是一種流浪，更是一種冒險。所以，塞荷的哲學「致力於知識與實踐未來的超前，而成為全球性……哲學家他是，在全球文化中，展望下一個知識的產生」(Serres, 1991, p. 156)。換言之，塞荷架構出的是一種創造性的哲學，這種哲學展望的是知識不斷地創生、創發與「連結」，而非「只有」片段破碎（這裡暗指一般對於後現代的想法）²⁶。這種哲學不排斥明確與嚴謹的科學，但也接納朦朧與混沌，這更是一種曖昧。

參、第三者的意義：被排除者 (l'exclu)

被排除者一直是塞荷的理論當中很重要的一個概念。被排除者事實上就是「第三者」。第三者原來是在兩者之間，他被認為是擾亂兩方之間交相互動的因素，因此必須被排除。然而，塞荷賦予了第三者十分積極的意義：第三者是許許多多兩者間的中介者、干擾者、轉譯者、漂流者、冒險者、造橋者。

首先，塞荷問，「什麼是人們所稱的第三者呢？一個第三處、一個第三者、第三人呢」(Serres, 1991, p. 78)？塞荷的提問在於，人們認為人們已經知道第三者是什麼了。第三者就是兩者之外的事物、是種應被排除的干擾，是種被排除者。更是外在於觀念範疇中的事物、是代名詞、是主客體論證之外的事物 (Serres, 1991, p. 83)。但這種想法意味著其實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因為，人類「在某些意義上，他們一起對於魔鬼進行鬥爭，反抗第三者」(Serres, 1969, p. 41)。這個魔鬼，就是人們所不熟悉的事物，是人類所認為的系統中的雜質、是互動中的干擾：

在對話中，其實就是假定一個第三者並尋找排除之道；一個成功的對話，就是將第三者給排除出去。影響對話最深的並不是他者的問題，他者只是個不同—或是變化—最深的是第三者的問題。這個第三者，

²⁵ 將在第三節介紹這個概念

²⁶ 這與 Serres 在 2006 年所出版的《人文主義敘述》一書有關。他想望的是全世界。而在 1991 年的《博學的第三者》這段引言中，可以看出 Serres 正在醞釀這種人文主義的大敘述的潛藏因子。

我們另外可稱之為魔鬼，也就是將噪音擬人化。(Serres, 1969, p. 41)

對傳統現代主義而言，兩者之間的交往互動，必然隱含著要去排除第三者這會產生干擾的物質。對話雙方為了怕其他因素的干擾，比方說噪音，所以必須盡量的想辦法排除干擾因素。但第三者無所不在。反過來說，兩方對話中必然有第三者，第三者是真正對話的必要元素，若否，則不是真實世界的對話，而是最為理想化實驗室中的真空對話：

讓我們傳播溝通：我們與你們對話，你們對我們說話，我們所屬的語言之屋頂庇護了第一者與第二者，被認為單一的與複數的。如此，我們可以十分貼近地這樣說，這個領域包含了同一與他者，排除了缺席的、無用的或是可笑的第三者。在對話的過程中，他或她、那個、他們，局外人，被認為是要加以排除的、或是在我們封閉的對話團體中的外人，與不屬於我們溝通狀態的，通通都應該被視為一第三位置，更準確地說，這個、這些或那些，不應該有他們，或是應該有他們，或是談話中應該有他們，被加入和排除的第三者。(Serres, 1991, p. 82)

極其矛盾的，人類加入第三者以鄙棄第三者。如同海德格所言，我們活在語言的屋子裡。但是，「我們」在屋子中，這個「我們」包括了第三者，也就是我們讓第三者加入。但我們卻也想盡辦法要將第三者拒於門外，也就是說，加入第三者是為了要排除他。那還是「我們」一同住在語言的屋子中嗎？這個「我們」似乎不包括那干擾者或是擾亂者。於是，第三者活生生的存在著，卻無止盡的開始在真實世界當中被驅逐：

好或不好的消息的負載者，詮釋者，經常隨機應變，但卻處在被殘酷無情的驅趕的境況中，如同寄生蟲被驅逐一樣。寄生者和負載訊息者……第三者，在兩者之間，承受苦難或是毀謗。因為干涉、攔截，涉入太多而被驅逐。(Serres, 1991, p. 78)

第三者涉入了溝通當中，但是卻被排除。因為第三者曖昧不明、模糊不清、負載著太多的干擾物質、阻斷主體與他者之間溝通的順暢，因而被假想為敵人、因而被認定其另類性是為異類，應該要加以排除。但是，這無不是對於自己所不熟悉的事物所

具有的另類性，予以打壓或是駁斥嗎？或是說，根本就是為了要讓原有的制度得以順利繼續進行，而排斥那具有另類性的第三者。那為什麼不是排斥非我族類的他者呢？因為只要在具有支配性權力的溝通系統當中，則他者不具有另類性。他者只是受到支配的順從者。不受支配的覺醒者，才是另類的第三者，則這個第三者，可以連結第一者與第二者、可以轉化第一者與第二者，也可以或是可能變形為其中一方²⁷。

但是，若我們從對與錯的邏輯來談，第三者該不該加以廢除呢？塞荷的回答是：

在彼此相互矛盾的兩個人之中，一個必定是對的，而另一個必定是錯的。沒有第三個的可能；人們都說，第三者是要被拒絕的；而更是：沒有中介 (milieu) 的存在。真的是這樣嗎？值得注意的是，法文對於中介的定義是，幾乎是缺席的點或是線，如同一個平面或是不同的多樣性，它們沒有厚度或是範疇，而這恰恰就是我們所在其中生活之處：我們的環境。新的翻轉：從這中間地帶之處，應被排除的、不顯著的局部性，已經準備要對於這中介予以廢除。(Serres, 1991, pp. 78-9)

世間上有什麼絕對的對或錯嗎？彼此意見相左的人，若是一方的意見是正確的，那便意味著另一方的意見是錯的嗎？灰色地帶，就是被人們所拒絕的第三處。被拒絕的理由是因為這不符合架構、不符合邏輯、甚至是不符合理想型 (ideal type)。但是，灰色地帶，不就是我們真真切切的實踐生活嗎？因為中介地帶、曖昧不明、模擬兩可之處，就是日常生活中，一齣齣劇碼上演的源頭。它似乎被認為毫無意義、空無一物而被排除。但是，它就是多樣化的泉源：「作為兩端（閃耀的和黑暗的）之間的第三者，成了中心處，從現在所在之處，到每個空間與時間中，從什麼都沒有，倒變成了多樣」(Serres, 1991, p. 75)。在塞荷那裡，第三處反而成為了最為主要的中心處。「每個軌道的真正中心恰好落在第三處……第三個失落的區域」(Serres, 1991, p. 70)。第三處中的第三者，在中介之處閃爍不定。它構連了好與壞、對與錯，卻將兩者弄得更為曖昧。第三者處在兩個火熱的焦點之間顫動著：

²⁷ 當然，這裡可以細究另類教育。當某種另類教育成為主流卻不斷地打壓第三者，那它還是回到過往具有支配霸權的第一者和符應支配的第二者的狀態之中。

如顫動的琴弦聲，第三者不停的在好消息與壞消息、喜好與輕視、冷漠與喜好、訊息與痛苦、死亡與生命、誕生與驅逐、所有的事物和什麼都沒有的事物、零與無限、人們從未談論的點、兩火爐中心之間、陽光與黑暗、宇宙之間，顫動一閃爍。(Serres, 1991, p. 79)

第三者，擺盪在兩極之間。過去他被排除，但其事實上十分重要，因為第三者就是人類生活當中的所有事情，那人們想盡辦法去除的混沌不明：

對於這些第三者來說……什麼都沒有可以變成每件事物……第三者，被排除的，被不佳的對待，放置在中間的邊緣上，鮮少有著名人名……但是他能成為每件事物的中介，特別是，成為我們的中介，因為我們總是沈浸於語言中，而第三者潛入那長久以來我們客觀、主觀語言之間的中介之處。(Serres, 1991, p. 83)

第三者在主觀與客觀之間，在這混沌中有著成為各種事物的潛能。沒有什麼絕對的主觀性，也沒有什麼絕對的客觀性，第三者在中介之處成為每件事物的中介，成為主觀與客觀交融之處。

而事實上，這個被排除的第三者，塞荷也在其著作當中透過兩個隱喻式的重要概念：「寄生蟲」與「荷米斯」來論述。事實上，塞荷從《荷米斯》系列²⁸、《寄生蟲》、《博學的第三者》、《天使的傳說》(La Légende des anges, 1993)等書的理論脈絡，賦予被排除者的隱喻之名，是從早期的「寄生蟲」概念，轉變到古代的訊息之神「荷米斯」(Yates, 2005, p. 200 & Zembylas, 2002, p. 488)。不過，塞荷並沒有清楚從寄生蟲到「荷米斯」兩者之間的轉換與連結關係，及其為何要做這樣的類比式的名詞轉換。其中可能的線索，應該是寄生蟲的概念是與結構系統有關。塞荷在這部分討論的是人體與社會系統的理論。荷米斯的概念，便更聚焦在第三者本身的中介性及其創造性。而後，在1990年代當電腦訊息理論的出現與快速發展時，塞荷則用「天使」(anges)這個飄浮在空中的概念，來比喻訊息時代的論述(這方面牽涉到的是塞荷《天使的傳說》與《地圖集》(Atlas)(Serres, 1994a)等關於新傳播科技的理論，

²⁸ 《Hermès I：溝通》[Hermès I. La communication, 1969]、《Hermès II：干擾》[Hermès II. L'interference, 1972]、《Hermès III：轉譯》[Hermès III. La traduction, 1974]、《Hermès IV：散佈》[Hermès IV. La distribution, 1977]、《Hermès V：西北航道》[Hermès V : Le passage du Nord-Oues, 1980]

便不在此細談)。因此，以下便從第三者與系統的關係：寄生蟲，及第三者所帶來的創造性：荷米斯，這兩個概念加以論述與分析。

肆、第三者與系統的關係：寄生蟲 (le parasite)

談到寄生蟲，相對應的就會說到宿主。因為寄生蟲必須棲居在宿主身上。塞荷認為，寄生關係是一種伙伴關係。「寄生蟲的意思是食客，他在創造他的人的身邊吃東西」(Serres, 1997, p. 9)。也就是說，寄生蟲在宿主中生活，在宿主中生長，因為宿主供應其存活所需之養分，甚至，宿主創造了寄生蟲，因為宿主的內在狀態，可能剛好適合寄生蟲的出現與繁殖。同樣的，宿主可能因為寄生蟲的中介或是擾亂而得以存活甚至改變其特質。當然，寄生蟲與宿主的關係，可能也會在共生過程中，因為相互抵觸，而使得彼此取消另一方的存活。但無論如何，塞荷要談論的不只是寄生關係，他要談的是「交換」：

分析這種關係……生物學也能認識它。動物界與植物界成就了它：細菌、昆蟲和節足動物，以植物學的方式來說，也有著櫛寄生和某些蕈類。有時候，寄生蟲出現在不斷對其付出，有時因為這樣而死亡的宿主的機能中，有時後又出現在另一生物之中並且維持其存活，給予營養和溫暖。寄生蟲……交換的共生現象十分的複雜。(Serres, 1997, p. 10)

在萬事萬物中，擁有的不是實體，而是關係。在關係中，擁有的就是「交換」。所以，我們毋寧說萬事萬物建構的不是實體，而是建構交換 (Serres, 1997, p. 9)。質言之，人類在世界中相互依存，就如同動物或是植物的寄生現象一樣。人類如同動物或是植物一樣，是個自我組織的系統，但是這個自我組織的系統是個開放的系統，也就是說，組織系統與外在人、事、物，是彼此相互依賴的關係。其中所建構的關係就是種交換關係。那麼人類世界就可以說是充滿寄生蟲的世界：「人類只是人類的虱子。因此人類只是人類的宿主」(Serres, 1997, p. 19)。人類既扮演人類的宿主，也扮演人類自己的寄生蟲：彼此供應養分卻又彼此相互依存、擾亂、轉化彼此。更可以說，寄生蟲是同時進行不同旋律的對位法。塞荷指出，「這寄生蟲是物理的、聽覺的或是資訊的意義，是秩序與失序、是新的聲音，重要的是，它投入同時進行不同旋

律的對位法之中」(Serres, 1997, p. 20)。換言之，寄生蟲在中介處，同時交流、交換與連結許多不同調性旋律的事物。這樣便形成了塞荷所說的世界的基礎：噪音。當然，「企圖去排除噪音，同時也是對於知識型式成功的理解狀態和溝通狀態」(Serres, 1969, p. 43)。也就是說，我們企圖排除雙方面溝通時所產生的干擾噪音，以利溝通進行：

當我們對某人說話時，我們努力試圖傳達某些東西，選擇陳述此而非彼，選擇一種音調與語調，而非選擇另一種。我們總是在作某些選擇並排除其它的選擇。我們說話的對象也必須努力去接收訊息，因為總是有「錯誤詮釋」的潛在可能，或是在談話中有額外的干擾。為了要使對話成功，因此，這兩個人試圖排除（無論有意或無意的）對話中的干擾或是噪音。(Martusewicz, 2001, p. 13)

當我們理解事情時，我們消除了訊息交換過程當中的噪音與干擾。我們也確認了某些形式並以這些形式來溝通而不至於產生誤解。我們企圖使雙方都能理解對方傳遞過來的訊息。但是，或問那種閱讀不隱含有誤讀的問題？或問哪一種對話不隱含著詮釋的問題？或問哪一種詮釋能夠直指原意與真理？所以，塞荷便說：

事實上我們的拉丁語稱寄生蟲為，在傳播溝通的管道中不斷發出聲音的噪音：沒有陰影就沒有通道，沒有語言不是種詭辯或是意義的風險，沒有顫抖的線就不是素描，沒有對話不是種誤解。(Serres, 1980, p. 11)

寄生蟲：噪音、曖昧、模糊、顫動、閃爍不定。在交換、傳播與溝通中，這些因素不停的充斥於其中。寄生蟲「尋找反對實體的聲音，尋找反對固化的氣體」(Serres, 1997, p. 71)。總而言之，寄生現象於是乎在混沌不明中繼續著，這使得系統呈現開放與不確定性。在人類所建構的複雜交換系統中，一切的答案是未知的。系統與時俱變，同樣的，寄生關係也是如此：「生產，未預期到的、不太可能的、繁多複雜的資訊，它總是馬上成為寄生性」(Serres, 1997, p. 18)。

我們傾向將系統當中所有會干擾系統按照「正常軌跡」運作的干擾物質給排除。因為這些擾亂物使得系統運作發生阻礙，變得遲滯而難行。但塞荷認為，「因為窒礙

難行所以可行」。(Serres, 1997, p. 33)。也就是說，當系統受到干擾無法運作，這就是轉化的契機。因此：

這就是噪音，但也是種訊息，像是種散播恐懼的資訊。一種阻斷，一種截斷、一種斷裂的傳播。這噪音真的只是一種訊號嗎？它難道不是一種寄生蟲嗎？最終它就是寄生蟲的意義。它散佈失序，它產生各種秩序。(Serres, 1997, pp. 15-16)

寄生蟲讓系統失序，但在失序中所顯現的窒礙難行，會讓系統得以轉化。塞荷認為，寄生蟲的干擾有可能使得系統更為混亂複雜，但也更有機會使得系統增長，因為在混亂中，寄生蟲依舊在中介處進行交換，依舊在混沌不明中，建構閃爍不定的、曖昧的暫時性秩序。這就是寄生蟲與宿主的伙伴關係。他更提問到一個是問題也是答案的問句：「這種寄生蟲以複雜來成就系統的增長，這種寄生蟲也會取消系統。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在系統的病理學或是在系統的發生與革新之中呢」(Serres, 1997, p. 36)？現在，如同人類生病與痊癒，寄生蟲使系統生病，但也使系統革新。更重要的是，寄生蟲使得系統處於不斷「發生」的狀態，也就是在失序與秩序之中，系統不斷處於轉化的狀態，就像新生兒一樣，不斷地處於初生狀態。這個狀態其中隱含的是有著轉化甚至創新契機的噪音，它的潛藏能量就是能顛覆事物與誕生新事物的寄生現象。那麼，塞荷巧妙的問道：

這裡，誰是寄生蟲，誰是干擾者……是的，它摧毀了這系統，使系統傾頹……噪音消除了現在的系統，它讓系統搖擺不定……於是噪音產生新系統，比單一鍊結更為複雜的秩序。這寄生蟲一開始先擾亂破壞，而後才凝集。寄生蟲住在村莊……村莊產生噪音，但噪音也造就村莊。誰才是真正的干擾者……真正的干擾者應該住在簡單的鍊結中，但是真正的干擾者懼怕複雜。真正的干擾者根本就不知道偶然、風險、焦慮、失序能夠凝聚一個系統。它只相信簡單又宏偉的因果關係，它相信失序一定會摧毀秩序。(Serres, 1997, p. 36)

塞荷認為，過份堅持簡化事物、純化事物、掩蓋系統當中的噪音、排除系統當中的擾亂物質，這些才是真正的「干擾者」，它干擾了甚至阻礙了系統進行改變與轉化

的契機。它只要求極為簡單或是極為終極的因子，對於偶然、失序、不穩定、閃爍不定，都盡力加以排除以求最為簡單且穩定的狀態。其實，它忘了去看一看，這些處在風險與不安的狀態，也能夠產生新的秩序以及暫時性的穩定。甚或，它懼怕去看一看，若是系統處在失衡時，後果會如何。它才是干擾與破壞系統繼續運作、遭逢危機以及改變轉化的人。「寄生蟲創造新穎。因為它……建構了新邏輯。它增加交換，連結交換……人們笑著、驅除它、嘲笑它、攻擊它，它使我們錯亂，但它創造新穎。必須要分析這種新穎性」(Serres, 1997, p. 71)。對於這種新穎性的分析，使我們的分析走到了中介之處。而現在，這個中介之處進一步是對荷米斯的敘述。

伍、第三者的創造：荷米斯 (Hermès)

首先，塞荷這裡，荷米斯從古代的傳遞訊息之神。荷米斯傳遞上天的訊息，然而他並非直線式的轉譯，而是在傳遞的過程中更改、擾亂、轉變甚至是偷盜與欺瞞訊息的內涵物。因為荷米斯扮演的角色就是中介或是中途的意義，他是曖昧、模糊不清的。他閃爍不定，但是又作為連結的節點，到處現身與消失，連結網絡的訊息，並在其中承襲了舊的網絡或是交織了新的網絡，更甚而有之，他混合了新網絡與舊網絡，然後消失的無影無蹤，而後又在它處現身，繼續其連結與擾亂的工作。在塞荷的著作中，他賦予荷米斯有著其積極之意：其轉變成為透明的、但確有著吸取各種事物能量的中介之物：

不論是誰，當他有太多的位置時，他失去了位置；不再有位置的人得到所有的位置；不經由無法預測的分歧這種轉化方式……沒有任何事物能變成每件事情。寄生蟲，一個小小的蟲兒透過這種方法；多樣化的改變其不同的水平。荷米斯自己複製它自己，人們希望荷米斯轉換訊息成為透明玻璃，它居中引領，因此什麼也沒有，但是它將整個文化景象轉化成一個一個資訊，中間地帶變成了中介……中介者、轉換的作用者。(Serres, 1991, p. 80)

荷米斯失去所有的事物，因為它不斷地交換。但是荷米斯又獲得所有的事物，因為它不斷地在交換的過程中分享。知識的傳遞與學習不就是如此嗎？荷米斯居中策

應，建構著交換與關係的複雜系統。透過它，透過這小小的寄生蟲，我們將彼此連結起來：「寄生關係是互為主體的。它是我們的關係的原子。試著與之面對面吧……這一次會讓我們在一起」(Serres, 1997, p. 25)。質言之，由塞荷的話可以看出，我們的關係的原子還是一種不斷變動的交換與關係網絡，即便是原子，也不是那一個分析到最後最為終極的因子。那麼，這個噪音，荷米斯、被人棄如敝屣的寄生蟲，不就會變得十分美麗嗎？Martusewicz她說：

Serres (1982) 寫下關於每個知識的文本與每個「美麗的噪音」與「額外的經驗」的宣稱，在這個意義的空間中，不意欲去捕捉再現。對Serres來說，這個世界，在其複雜性中，是由噪音所組成。是人類努力試圖去將這些混沌，組織到模式和規律的形式中，或是試著去尋找島嶼之間的「渡」。他告訴我們，每項閱讀與每項對話證明了這個額外的存在。(Martusewicz, 2001, p. 11)

寄生蟲或是荷米斯，事實上是種「美麗的錯誤」。因為更進一步，居中策應的荷米斯不斷地位移。換言之，荷米斯不斷地漂流在各個位置之間，希冀能與各種事物彼此交融、轉化、創造或是發明。它想再看一看世界中還有些什麼。它想要再通向些什麼：

它的神杖同樣的也描繪了：「通向」(vers) 這個介系詞，藉由神杖指出方向，但是它拉丁文的字根，versus，屬於轉向(vertere)，轉彎、纏繞，讓蛇在其上交纏著不斷地循環並盡早到達目的地，荷米斯將它的標記拿在手上，也就是介系詞「通向」，同時描繪著一種轉譯以及一種旋轉的、螺旋或是漩渦式的整體的旋轉。(Serres, 1994b, p. 164)

荷米斯的意義是迴旋纏繞的漩渦，它也是介系詞。這個介系詞指的就是種關係的產生。介系詞在中介之處連結起事物，它居中連結，並交織成關係的網絡。而荷米斯的意義就是種纏繞難解的關係漩渦，交纏回繞著許許多多的關係線。為什麼要使用介系詞，這個介系詞，在塞荷的思想中，與名詞或是動詞又有什麼不一樣？塞荷他說：

我們習慣於根據某一抽象的風格或形式來抽象化，這通常是植基於以下的動詞或是實體：「存有」、「我思」、「因果律」、「自由」、「〔現代主

義式的「本質」、「存在」、「內在性」、「先驗性」以及其他等等。動詞或是實體，這就是從柏拉圖到海德格以來的抽象化。藉由卓越性，哲學概念以實體或是動詞來敘述。(Serres, 1994b, p. 154)

塞荷的思想不同於以往的哲學概念。以往的哲學概念要以動詞或是名詞實體來呈現其定位。或是更進一步說，他們用實體或是動詞的概念，進行理論敘寫與抽象化，來確立其思想概念中的核心重點或是其所意欲發現的事物。然而，對於塞荷來說，這不是他探究知識或是世界的旨趣所在，因為即便我們現在活在以實體或是動詞來探究意義的世界之中，我們仍然能感受到實體的不穩固。即便是「我思」這個動詞，也無法真的讓人有一個全然自主理性的天地可以自由遨翔而不受任何的關係網絡所影響：

關係、關連、轉換、傳播的概念、建構與生產，如此快速的演進，它們在真實的世界中不停的建構一個新世界。即便我們仍活在概念、存在、客體、古老的神像或是運算裝置的世紀或是地球中，然而我們也在不停的生產中介的流動干擾，這種干擾又回過頭來生產著我們。(Serres, 1994b, p. 168)

在實體世界，我們卻不斷地產生許多干擾實體的因素，使得實體處於流動之中。也就是說，實體已然消解在關係之中。也許會有著暫時的實體，但很快地又會進入寄生關係的網絡之中，消失在各個中介之處。並且，因為這些干擾因素，我們得以「不斷地」發現自己、世界與意義，所以說這些干擾不斷地生產著我們。所以，塞荷探究自己、世界與意義的方法是：

我們不正是在不斷的移動中，對我們所碰到的行人和人們說你好嗎。因此除了某些東西或是某些正在運作之概念，我一點都不抽象化什麼，我只抽象出關係與關連的區域。讀我的書會有些困難，那是因為其中總是不斷地變化與移動。這些改變、這些轉化、漂流、跨越，在每個旅行中，跟隨或是創造著關係的道路。(Serres, 1994a, pp. 154-155)

塞荷回到經驗世界中對我們說明，當我們想要對人、事、物進行瞭解時，這些人、事、物不正是在關係網絡中不斷地移動嗎？即便是一塊石頭，它不正也在風吹雨打與

日曬中，與各種事物進行互動嗎？要與之交往甚或瞭解他們，我們不也需不斷地移動自己，來不停的對這些事物進行探究與瞭解嗎？如何移動？塞荷的移動就是使用介系詞的方式：

我不抽象出實體(即概念)，或是不抽象出動詞(即可以運作之意)……我抽象化的是「通向」、「藉著」、「為了」、「屬於」等等，這些介系詞的延伸度。我就是介系詞，如同人們借一個方向：我們使用它而後留下它……藉著這些關係的道路軌跡，從各個地方離去、去往各處和幾乎只是走過各處，就像Hermès，它走過而就是通過。同樣的介系詞「到」或是「藉著」所指的是劃下關係，更重要的是它不使這些關係固定在決定論上。一個動詞或是一個實體固定了決定論。(Serres, 1994b, p. 157)

Hermès處在中介之處。因為他化身為介系詞，通向各處。而事實上，每個人都是世界當中的荷米斯。人類，甚或是各種生物及非生物，其本身就是多樣性的代表，帶給世界的就是差異、多樣，而當我們要彼此溝通，我們所創造的又是更為多元的意義（其中有暫時相同的意義據以溝通）。

陸、結語：塞荷的「第三者」概念其教育哲學意涵

在人類世界中，我們傾向將系統當中所有會干擾系統按照「正常軌跡」運作的干擾物質給排除。因為這些擾亂物使得系統運作發生阻礙，變得遲滯而難行。那麼，「教育即生長」，到底這樣的寄生蟲會讓人朝向好的生長或是壞的生長方向進行呢？對於塞荷來說，干擾甚至毀壞人本身的寄生蟲或是干擾物，誠如傅柯與德勒茲對於「性意識史」與「瘋狂」的探究一樣，此即為當代法國對於界線、疆界、域外等逾越的探究一樣。塞荷呼籲的是，必須要正視所謂的干擾、擾亂與非正常因子其中所存在的破壞性及其存在性、不可預測性與可能性。塞荷指出，「因為窒礙難行所以可行」。換言之，正是這種擾亂的因子，反而使得系統有轉化的機會。但「我們提防著生活當中不可測的事物資源」(Serres, 1982, p. 216)。第三者、第三因素、中介之物、干擾之事物，「是另類空間的使者……這創造者是另類的人，他成就了其他處」(Serres, 1980, p.

22)。在這裡，塞荷揭示了第三者所開啟的另類的可能性：

塞荷對於不可見的「第三者」的分析提醒我們注意，每個人彼此企圖溝通中所涉及到的矛盾經驗和企圖對話當中所涉及到的問題性。也就是說，當人類尋求與他人的連結和共同的經驗時，我們的語言（或是一般的符號系統）在這個過程中總是產生著干擾的因素……生活世界中，具有創造性力量的一部份的「額外的經驗」（潛在意義的力量）總是在上演。我們掙扎著透過我們的閱讀、我們的詮釋、我們的轉譯，來尋找穿透混沌的路，這就是人們在追尋一個更好的世界時，所必須打開的可能性創造過程的核心。（Martusewicz, 2001, pp. 13-14）

我們總是排除第三處、排除這干擾的因素、拒絕這混沌之處。然而，這被排除者、這額外的、意料之外的經驗，就是我們更多可能性的來源。額外的、干擾的、被認為像寄生蟲那樣應該被排除的因素，卻可能是創造的動力來源之處。既然，荷米斯這傳遞、轉譯、干擾、轉化之訊息之神他「經常出沒在我們的文字與語言中。讓我們進入對話中，談天，如此一來荷米斯之神將會在我們之中環繞與更新」（Serres, 1991, p. 82）。既然，荷米斯是迴旋纏繞的漩渦，是介系詞，他不斷地通向與交融許許多多的事物，身上不斷的混雜了許許多多的血液。那麼，或可問，我們敢於讓學生成為一種「混種」（myride）之人嗎？這樣的混血之人的樣貌甚至是十分的驚世駭俗：

這個赤裸的陰陽同體的人混合了性別……一個在陰性中迷失的男人和一個與男人混合的女人。這就是他或她展示自己的方法：一個怪獸。一個蟲類、怪獸和女孩；半人半獸、男人和馬；獨角獸、噴火龍，複合和混合的身體（Serres, 1991, p. 15）

混種之人融合了各種事物與元素。看起來怪異，甚至被稱為怪獸。怪獸是被驅逐的、是被排除的、是被摒棄的，因為怪獸似乎會擾亂了正常的秩序與生活。但是，「他是多樣的和多元的、波浪的和多數的……多樣的及無限的……現在這裡他是沒有被遮蓋的、被釋放出來的」（Serres, 1991, p. 14）。換言之，這個怪異的人是閃爍不定的，他處在交流處，因而有著無限的可能；他並不具有任何固定且具體的樣貌，他有著各種的可能，他如「通向」般之介系詞，他肯認與喜愛「差異」，他喜歡擁抱「差

異」。他意欲投入許許多多的差異之中、中介、干擾、轉化許許多多的差異，同時也被這些差異所轉化。總而言之，他是個無限可能的創造動力來源。他更是個介系詞，他希冀不斷地學習，不斷地跨越各種知識疆界，不斷地轉化自身的已知與未知，以去理解自身、理解事物、理解世界。

教育上，我們常問，為什麼世界多的是Freire (1987, pp. 43-44) 所謂的「儲存性教育」(banking education)，少的是具有批判與轉化能量的教育呢？那麼，我們能不能夠接受，讓學生成為一個具有交換、干擾、中介、轉換、交融、顛覆、轉化與創造的「寄生蟲」與「荷米斯」呢？Martusewicz在《尋渡：後結構主義、教育學與倫理》²⁹這本書中，以正面的態度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小心翼翼的指引他們，進入轉譯且於是乎能再創生，去轉化我們的世界」(Martusewicz, 2001, pp. 38-9)。換言之，塞荷的「寄生蟲」與「荷米斯」這樣的被排除者與第三者，其中的教育人類學隱喻在於，明日的學生，即是干擾的，與中介的、轉譯的、交融的、創造的混種之人。因為，唯有能夠混血與敢於混血，人才有著無限的創造性的潛能。更且，因為這混血與混種永遠處在一種動態的介系詞過程，混種之人有著去轉化、改變周遭的人、事、物的動能，也就是有著將創造出些什麼事物出來的可能。這不正是一種創造性的潛能嗎？誠如當代法國教育學者P. Meirieu說道：

學生到學校來不是學習老師腦袋瓜裡的東西，而是到學校去理解他們到底是誰、是什麼建構了他們、什麼樣的東西他們可以去傳承下來、而什麼樣的東西他們可以背叛、顛覆的與創造的。(Meirieu, 1996, p. 117)

而創造與混種，意味著學生踏上尋找自己之路。第三者的身體就是一種混種。質言之，人的身上本來就負載著許許多多不同的意義與記憶，或連貫、或斷裂、或一致、或矛盾。這是人內在的旅程，但是也是外在的旅程，毋寧說這種分裂是人的內、外在的交相融合。因為人就是第三者、處在第三處，因此人沒有什麼純粹永恆不變的內在「本質」；外在世界也絕不是與人的內在處於相對的位置。而因為人的身體既然已經開始混雜、開始越界，人將開始追尋自己，人將開始不斷地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該是什麼樣貌？而「要對於自己的起源精確證實，這顯示出到第三者的路……他發

²⁹ Seeking Passage: Post-Structuralism, Pedagogy, Ethics, 2001.

現流動的起源，他……致力其中」(Serres, 1991, p. 108)。第三者之路就是追尋自我之路、一種內外交融之路。而在這種追尋的過程中，內外元素與關係的交相融合，讓「人不相信〔這就是自己〕、人相信〔這就是自己〕；這些無法成定局，但是會一直發生」(Serres, 1991, p. 229)。意味著離開自己，雖然是內在的層面，但既然人是處在第三處，處在這一個與外在不斷交相互動的關係網路中，這個旅程也是外在的旅程，意即：人將不斷地在第三處中，將人的內在與外在交相融合。人，既處在內在、也處在外在，但更多的是同時融合著內外各種元素與關係。而因為人永遠無法壓抑心中的吵雜聲：我到底是誰？我的血液裡究竟流著些什麼樣的東西？這些好奇、慾望、夢想讓人時時處在不安與焦慮中。但是，這是人類改變的契機。混種，意味著：

將自己分成好幾塊，而讓自己開始踏上未知的旅程……基本上來說就是孩子有能力作這件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孩子必須被激起他的動機來參與這種旅程。激起動機：被引導到它處……但應要保持的是，掌握住那反對結晶凝固的身體、語言或靈魂。切斷必然意味著開始走上一條路，這條路是到處都是交叉的並導向一未知之處。(Serres, 1991, pp. 28-9)

就算老師直接把全世界交給了學生，但學生還是一無所有。但是很重要的，教師能夠激起學生前去尋找自己的動機，進而投入那尋找的路程；能夠引起學生敢於跨越已知知識，熱愛前去追尋知識與意義的動機。這意味著，教師必須在旅程當中，幫助學生不斷地越界、不斷交融已知與未知。使學生通向甚至是身陷在未知之處、未知之知識之中。

那麼，這樣的混種的第三者牽涉到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誰是教師？誰是學生？塞荷說：

我們的職業指示了我們的消失，儘管我們是不可或缺的和熱切的人和身份。在這裡是我們的藝術秘密：在階梯教室出現時灑下知識和意義，在開始上課時點亮火柴。教師，其身軀消失在炙熱的火焰中；然而他為學生點明概念、加溫學生寫作的手、給予學生醍醐灌頂使其豁然開

朗。他只是給予了學生熾熱的訊息……我教故我不在³⁰。(Serres, 1998, p. 3)

這裡便顯現出塞荷其教育人類學的隱喻。塞荷回過頭來指出，每個人都是第三者，教師也只是「第三者」。而教師給予學生的，是對於知識充滿火焰般的好奇心，與對於人群熾熱的關注。「我教故我不在」，這個「在」(suis)在法文裡可以被翻譯為「是」：「我教故我不是」。那麼，教師是誰？教師創造了一種混種、逾越、跨越、交融、中介、轉化的可能。透過教育、教師與學生經歷了一種交融。此時教師與學生已經不是原來的人，而是第三者。學生，也能教 (Serres, 1991, p. 249)，學生，也創造了一種混種、逾越、跨越、交融、中介、轉化的可能，他讓教師也學到許多東西、讓教師知道自己還有許多不知道的東西，他讓教師知道教師自己「不是名教師」。換言之，他激起教師，包括其他的同學，投入尋找自己與追尋意義的中介之旅程。在塞荷的教育哲學當中，無論是教師與學生，都已然已必須進入中介之處，成為不斷轉化、交融與創造之第三者，在教室中、在教育場域裡，能夠誕生與創造出了許許多多的「第三者—教師—學生」。因此，這裡的教育已然成為一種不斷創化的過程。反過來，吾人可以說，第三者，創造了學生，也創造了教師。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許宏儒 (2011)。吟遊者：Michel Serres的教育思想初探。載於馮朝霖 (主編)，**漂流、陶養與教育** (21-60頁)。臺北：政大。
- 高宣揚 (2003)。當代法國思想五十年。臺北：五南。

二、英文部分

- Assad, M. L. (1999). *Reading with Michel Serres: an encounter with time*. New York,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Descombes, V. (1980).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L. Scott-Fox & J. M. Harding

³⁰ J'enseigne donc je ne suis pas

- Tran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eire, P. & Shor, I. (1987). *A pedagogy for Liberation-dialogues on transforming education*. Massachusetts, MA: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Inc.
- Martusewicz, R. A. (2001). *Seeking passage: post-structuralism, pedagogy, ethics*. London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 Monod, J. (1970). *Le Hasard et la nécessité*. Paris, France: Seuil.
- Yates, J. (2005). The gift is a given. On the Errant Ethic of Michel Serres. In Abbas, N. (Ed.), *Mapping Michel Serres* (pp. 190-209).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Zembylas, M. (2002). Michel Serres: a troubadour for science,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34(4), 476-502.

三、法文部分

- Serres, M. (1969). *Hermès I. La communication*. Paris, France: Minit.
- Serres, M. (1980). *Hermès V: Le passage du Nord-Ouest*. Paris, France: Minit.
- Serres, M. (1982). *Gen se*. Paris, France: Grasset.
- Serres, M. (1991). *Le Tiers-Instruit*. Paris, France: Francois Bourin.
- Serres, M. (1994a). *Atlas*. Paris, France: Julliard.
- Serres, M. (1994b). *Eclaircissements. Cinq entretiens avec Bruno Latour*. Paris, France: Francois Bourin.
- Serres, M. (1997). *Le Parasite*. Paris, France: Pluriel.
- Serres, M. (1998): Inaugur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resus.univ-mrs.fr/~zeus/michelserres.html>
- Serres, M. (2000). *Retour au Contrat naturel*. Paris, France: Bibilothèque de France.
- Serres, M. (2006a). *Récits d'Humanisme*. Paris, France: Le Pommier.
- Serres, M. (2006b). *L'art des ponts: Homo pontifex*. Paris, France: Le Pommier.
- Meireiu, P. (1996). *Frankenstein pédagogue*. Paris, France: ESF.